

博古斋

随笔

实年和官年

李开周

据南宋“公务员”洪迈说，几乎每个官吏都有两个年龄，一个叫“实年”，另一个叫“官年”。

顾名思义，实年就是实际年龄，官年就是档案年龄，这两种年龄相差甚远。

洪迈举例说：“江东提刑李信甫，虽春秋过七十，而官年损其五；知州章驷六十八岁，而官年增其三。”

宋朝官员为什么不如实填报年龄呢？原因各别，下面我们来捋一捋。宋太宗在位时，科举考试是有年龄限制的，过了六十岁就不能再考，就算考中了也不能做官。

后来宋仁宗即位，政策变了，朝廷对屡败北的老年考生大发慈悲；只要年满六十岁，无论考中与否，统统给予官衔。

北宋前期没有规范的退休制度，大小官吏年过七十也不一定能够退休，就算退了休也不一定能够拿到退休金。

到了北宋中后期，政策又变了：“国家干部”年满七十必须退休，退休后不但继续发放全额工资，还能让一个儿子免试为官。

复合的人

马新潮

他想独自待一会，清静一下他试图剥离自己，把体内众多的人脸，众多的嗓音，众多的车辆，光，速度，扬尘剥离下来，但没有成功。

在训练开始后的第二十二天，不同地点的五个人意外地在同一天相遇，不过在煤炭大厦的杜立才知道这不是意外。

看着懊丧的几位属下，他感到了棘手，一群小害虫结伙，他担心要失控了……

这么一来，那些学员创出来的财路可就被掐断了。其中还有一个难点在3号身上，就是去夜总会的那位，杜组长派李方远到帝豪夜总会跟着民警巡过一回，便衣，借口是追踪网上逃犯。

我记得。那是乡亲们晒盐熬碱芒硝堆放卤土而形成的。因为历史上黄河多泛滥，排不出去的水使土质严重盐碱化。

一位同学指着一片房子说：这儿早先是个体大坑，你还记得吗？

我记得。水坑南边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我去上学就沿着那条小路走。那时的冬天很冷，坑里的水结冰了，冰层很厚，原本绿色的水，结冰后变成了浅蓝色。

他们说，这里原来有个土堆吧。

记忆的乐趣

卞卡

我记得。那是乡亲们晒盐熬碱芒硝堆放卤土而形成的。因为历史上黄河多泛滥，排不出去的水使土质严重盐碱化，不管村内或村外的地上，总冒出松软而呈褐黄色的土泡。

走到一个地方，他们说那个烧瓦盆和瓦罐的窑就在这儿。

烧瓦盆和瓦罐是村里传统产业之一。那是一种繁重的力气活儿，从取土到和泥，到制作，到整形，到烧制，到贩卖，一家干不了，得几家的壮劳力参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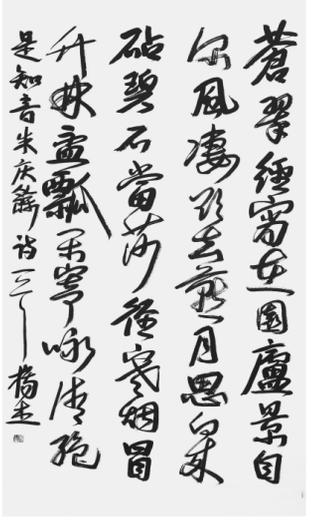
到一个托盘上，放在场地上晾晒。在这个过程中要整形，快干的时候要涂釉，红色的，黄色的，绿色的，使盆罐闪光发亮，显出光彩。

我们走到一座院落附近，我说这里原来有座奶奶庙。他们笑了，说你记得不错。

村里曾有两座奶奶庙，一座在南边，一座在东边。这是东边的那座，我小时候去过。进门挨后墙垒了个长台子，台子上莲花盆里安放着“送子奶奶”的塑像。

按我们那里的风俗，青年男女结婚后，当婆婆的可能抱孙子心切，常常找儿女双全、男方的嫂子辈人土，悄悄地去“奶奶庙”里拴娃娃。

我们在村里转悠，寻找记忆，好多儿时经历过的事情，欢乐的，悲怆的，渐渐在脑海浮现，仿佛把自己拉回到了几十年前，充满着乐趣。



杨杰 书法

成语·郑州

郑昭宋聿

李济通

对于今人来说，郑昭宋聿这个成语可能有些陌生，日常用之不多，成语书籍也少有记录。不过，作为郑州人，我们应该知道它、了解它。

郑昭宋聿出自《左传·宣公十四年》：“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，曰：‘郑昭，宋聿，晋使不害，我则必死！’”

公元前595年夏，郑国因为在郟地（春秋郑地，在今我市荥阳北）之战中帮助楚国的缘故，引起晋国的不满，于是出兵伐郑。

原来，申舟自知此行危艰，就将儿子托付给庄王，然后前往齐国。在路过宋国时，车队被宋军拦截。因为没和宋国沟通，私自过境，宋国重臣华元非常生气，说：“路过宋国，却不请求借路，这分明把宋国当作楚国的县邑，这无异于亡国嘛。杀死申舟，楚国必伐宋国，反正都是亡国！”

由于“郑昭宋聿”，两国不同的处理方式，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。一个使者平安无事，而另一位使者却命丧他乡。连圣人孔子都说，郑国是与大国交往的楷模。当然，“郑昭宋聿”也作为成语故事，被载入史册。

按词典解释，“昭，明也；聿，暗也。”所以“郑昭宋聿”的意思是说郑国人聪明智慧，明白事理；而宋国人则不谙事理，不会办事。如此看来，郑国作为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小国，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，傲视群雄，显然与郑人聪颖睿智、善于外交的传统分不开的。

新书架

《孤独旅店》

刘畅

这本书由旅店主人林隙的情感线贯穿始终，每个故事都是在旅店中或者客人们身上发生的，通过这些故事告诉人们别再心存侥幸。

18个孤独却又温情的故事，温柔击中内心深处柔软，照亮情欲、亲情中阴影的一面。

人皆会因自己的不幸而悲伤，当他发现并不孤单时，心情往往会好过一些。这间包容一切悲伤的小小旅店，为你我的人生带来悄悄的一线光芒。

的。他曾经问过母亲，爱是什么。母亲望着天空说：爱是阳光。

送走了母亲，他的病奇迹般地好了。几天后，叔叔来接他回老家。临走前，邻居们涌了进来。他瞪着血红的眼睛，指着他们吼叫：你们来干什么？

邻居们从怀里掏出一张欠条。他的泪啊地下来了。他咬着牙说：这些钱我会还你们的，不过，不是现在，是以后。

邻居王老伯说：孩子，我们不是来讨债的。说着，王老伯一摆手，有人拿出一个打火机来。大家将一张欠条放在了火上。

王老伯摸着他的头说：走吧孩子，有空来看看我们。

十几年后，已经二十几岁的他，回到了小城，在十字路口旁边开了一家小型超市。

这时时候，林宇婧脸色一敛，对着众人喊了句：“杜组，他们又换地方了。”

“什么？不在石牌那一带了？”杜立才吓了一跳，这根据地开辟的速度也太快了，正准备派人驱散一番时，林宇婧把电脑屏幕反过来了，指着道：“他们一群人散在花园小区、珠江畔左近，最远距离不到五公里，不会是……”

她没有把心里的担心说出去，高远替她说了：“打家劫案？找目标下手？”

“带上追踪，全部出去！敢犯事，先给我抓起来！”杜立才火了，带着他的精英们，直奔事发地了。

“老兄，来么，来么……”鼠标在花园小区外勾着手，指着对着巡逻的保安道。那保安二十多岁，笑着问：“怎么了？想来顺点东西，这个高档小区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。”

“说这话就见外了，顺什么东西，我给你送点东西你要不要？”鼠标道。如果不看眼睛，这家伙不笑的时候很老实，笑着时候有点痴，他挥着两张百元大钞，向保安递着：“要不要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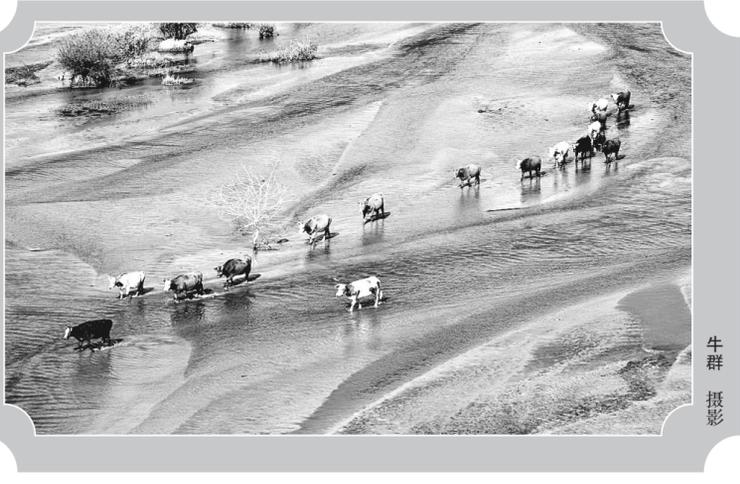
那保安愣了下，不过马上笑道：“白给我就要，想进来吗？”

“我们进去，你替我们办事怎么样？”鼠标道，再勾手指，那保安跨过草坪，隔着铁门听到鼠标放低了声音道：“把这东西塞排气筒里，一个筒里塞一个，一个十块钱，这不难吧？”

鼠标嘿嘿笑着，矮下了身，边喝着饮料，边看着保安忙乎。等了好久，才见一辆被塞的帕萨特从小区开出来了，开得很稳，不像有事的车子，直驶出小区大门都没见停车，把这鼠标给郁闷的，悄悄回头问李二冬道：“这办法成不成呀？”

鼠标嘿嘿笑着，矮下了身，边喝着饮料，边看着保安忙乎。等了好久，才见一辆被塞的帕萨特从小区开出来了，开得很稳，不像有事的车子，直驶出小区大门都没见停车，把这鼠标给郁闷的，悄悄回头问李二冬道：“这办法成不成呀？”

鼠标嘿嘿笑着，矮下了身，边喝着饮料，边看着保安忙乎。等了好久，才见一辆被塞的帕萨特从小区开出来了，开得很稳，不像有事的车子，直驶出小区大门都没见停车，把这鼠标给郁闷的，悄悄回头问李二冬道：“这办法成不成呀？”



牛群 摄影

微型小说

阳光知道

刘东伟

这些人，太没善心了。母亲捂着他的嘴巴说：孩子，他们都是咱的恩人，不能恨人家。他说：他们明知咱们没钱还，还上门来。母亲叹道：他们的日子也不富裕，要过年了，谁不缺钱？

过了年，母亲就去上工了，这样会多赚一些钱。每天，母亲很晚才回来，累得腰酸腿疼，有几次倒在地上。

那天晚上，母亲没有回来。他睡到半夜，一摸旁边的被窝，空的。他喊了几声，没人应。天亮后，外面来了一群人，推开门，把母亲抬了进来。他扑过去一看，母亲的身子已经冰凉了，手里还抓着一件衣服。有人告诉他说，母亲是累死的，她没黑没白地忙，结果就成了这样。

他明白，那些邻居是来讨债的。他住院时，母亲借了不少钱。等邻居们走后，他破口大骂：

三岁时，他的父亲就去世了。身体瘦弱的母亲，为了抚养他，每天去洗衣店打工。六岁时，他得了一场大病，在医院里住了三个月，在床上躺了一年。他害怕待在潮湿阴暗的屋子里，所以，每天一早，就让母亲把他推到院子里晒太阳。

那天上午，母亲将他推到院子里，开始一件件地洗衣服。他突然发现，母亲仿佛一下子老了，脸色蜡黄，头上白了一片。

他问，妈，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？母亲说，是阳光。

他抬头看看天，张了张口，又把嘴闭上了。他知道，为了他，母亲愁白了头，可是他能说什么？他除了躺在椅子上，一切都无法改变。突然，他心头冒出一个念头。他要笑，让笑容感染母亲。之后，他常常哼唱着一些欢快的歌曲，希望能看到母亲的笑容。

临近春节，母亲的脸色终于缓了下来，阴郁的脸上有了一层色彩，但是很快，又暗淡下来。那天，十几个邻居闯进家里，母亲一遍遍央求着说：我会把钱还给你们的，会很快的。

他明白，那些邻居是来讨债的。他住院时，母亲借了不少钱。等邻居们走后，他破口大骂：

连载



哎呀，我不是摆困难，实在是这群太捣蛋，我们根本看不住呀！”杜组长大倒苦水，几位外勤偷笑着，杜组长终于也觉得吃得差不多了，他一直在想这群小傢伙被地方公安揪走了没法向许处交代，可电话里，许处却是笑呵呵地回电话道：“年轻人，谁能不犯点小错误，再说这也不是什么大

洁工的谨慎修，也听说了那位走投无路到夜总会吃霸王餐的3号，因为唯恐意外发生，盯了好几天。不过意外的是，许处长下令不许惊动他。

今天带回结果来了，DV上拍到了街头一对情侣的热吻，就是3号。而对方竟然是帝豪的一位小姐！

日夜担忧，可没想到人家是温香软玉潇洒上了，李方远不敢说话，生怕他成了队员们的笑柄。不过这事里透着蹊跷，明明是吃霸王餐被人痛殴了一顿，转眼间，又大摇大摆挽着美女出来了，个中之事，如果只看结果，恐怕谁也无力猜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人难以理解的事，但肯定不是是什么好事。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杜组长半晌才惊醒，问道。

“就刚才，我一看，哟，这家伙哪儿是饿肚子，有软饭吃了。他的警觉性没那几位高，我跟了一段，两人到商场购物去了。”李方远道，眼睛斜斜地看着组长。

“你确认，她是帝豪的失足

女？不是他处的女朋友什么的？”杜立才抱着万一之想。要那样的话，倒也不算出格。